

經部

周官總義卷二十一

宋 易祓 撰

秋官司寇第五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小宰言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而此經乃言秋官司寇掌邦禁者何也先王立法止於禁過而已此司寇所以掌邦禁而後言刑邦國也然刑所以弼教也寇

則敗其教之成者也縱欲敗類乃教之所棄而刑之所取故掌刑者謂之寇而後世亦謂之司敗是刑所以懲其敗類者也奚以禁為哉是不然蒙之初六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於上九則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蓋用刑之意本以禁暴懲之於未嘗正法之始猶之可也致寇而後禦雖以順用斯為末矣使不能明威立義俾民不迷防微遏萌逆折其始及陷於罪又從而刑之豈為民極之意是知禁過於未然者聖人

之本心也刑以濟其禁之所不及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司寇所掌不先言刑而先言禁其三代本末之序也歟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

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罪隸百有二十人

蠻隸百有二十人

閩隸百有二十人

夷隷百有二十人

貉隷百有二十人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修閭氏下士二人胥一人徒十有二人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翨氏下士二人徒三人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士亦如之

秋官刑官也司寇掌刑而士師則掌禁自鄉士以至司隸則言其用刑者也自布憲以至銜枚氏則言其用禁者也序言用刑而掌戮必在其後序言用禁而

禁殺戮必居其先是為政尤惡於用殺也此特刑禁之職而已若大行人掌客之類則疑於春官之掌禮者也朝士掌交之類則疑於夏官之掌政者也不列於春夏二官而必列於司寇刑官之屬者蓋刑非所以為刑也止其刑於禮文之始制其刑於政治之後設官之意如此其聖人折民惟刑之義歟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

典

大司寇之三典即太宰之刑典典常也舉皇極之道而時措於天下故三者皆謂之典以刑邦國則近者修刑以正之以詰四方則遠者修辭以詰之遠近不同同於三典而已一曰刑新國者新造之國服教未久故其典主乎輕此成王命康叔撫殷民之意二曰刑平國者已治之國教化素孚故其典主乎中此成王命君陳尹東郊之意也三曰刑亂國者悖亂之國

不共王畧故其典主乎重此成王命周公征四國之意也是三典者新國亂國或輕或重惟平國獨得輕重之中以聖人用刑之意推之則輕者所以進其善重者所以懲其惡皆所以為中也書曰咸中有慶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五刑專主乎刑典而其實則參六典之職蓋六卿分

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固所以為民極之建然建之使必行於天下行之使必範於後世者實大司寇之正其刑典者也乃建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則用野刑焉野刑雖六遂之刑然田萊溝涂之事城郭井邑之事無非關乎事官之職凡役民以作其事者以成功為上也以不致力為糾也故曰上功糾力乃建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則用軍刑焉軍刑雖軍旅之刑然師田行役之政追胥守

禦之政無非關乎政官之職凡役民以立其政者以用命為上也以不死守為糾也故曰上命糾守乃建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則用卿刑焉卿刑雖六卿之刑然六德六行之教五禮六樂之教無非關乎教官之職凡役民以行其教者以成德為上也以不致孝為糾也故曰上德糾孝乃建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則用官刑焉官刑雖官府之刑然攷貳殷輔之治府史胥徒之治無非關乎治

官之職凡役民以立其治者以用能爲上也以不稱職爲糾也故曰上能糾職乃建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則用國刑焉國刑雖王國之刑然君臣父子之禮祭祀賔客之禮無非關乎禮官之任凡役民以踐其禮者以恪愿爲上也以不致恭爲糾也故曰上愿糾恭上者各有所上也糾者糾其渙散者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渙散非用刑之時而刑之所糾期於無渙散而

已此六典並建於天下而納天下於皇極之域聖人

制刑之本意也

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

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

出圜土者殺

圜土獄城也罷民則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也過麗

於法害加於人聚而教之寘於圜土有仁而生之之

道故謂之教施職事則以其所能而勞苦之耻以明

刑明書其罪惡而愧辱之如是而能改則庶幾乎可與為善也故反于中國反于中國者反于鄉里也鄉里謂之中國者周以圜土代五流之法有絶於中國之義於是乎反于中國三年不齒則雖可與為善而未能保其必善當是時也州長屬民而讀法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聽黨正屬民而飲酒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序年運而往亦既久矣昔之不善固將自化然後齒之倫類不為辜民日月至而心不化焉逸而

出諸圜土則殺之殺之非不仁措民於必善而已聚而教之仁也出而殺之義也聖人之意仁之至義之盡也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

獄訟非聖人之得已也故先之以禁禁則止其刑於未然矣以兩造兩劑為哉兩造謂各有爭辯而皆至於公兩劑謂各執其書以相參驗聖人特設是法而

已乃所以禁之也或爭而不已必至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獄是訟者不特兩造而已必入束矢示其直而不曲也不入則是自報其不直故入束矢而後爲之聽其訟獄者亦不特兩劑而已必入鈞金示其堅而不變也不入則是其情猶可變故入鈞金而後爲之聽其獄聖人之謹於獄訟者如此然訟則入束矢而即聽固欲息民之訟獄則入鈞金必待三日而後聽猶不忍置民於獄是皆聖人不得已之意也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上經云罷民害人而麗於法者此則未麗於法而不可以法加者也雖無大罪可寘圜土若舍而弗治則亦有害於州里之善俗於是平之以嘉石謂石雖嘉

而抑之於外朝之左所以耻之也且桎梏而坐外累其形役諸司空内苦其心坐以日計焉已不勝其耻況役而進於月者𦖂然疲困而莫知所自耻而懲也至矣使州里任之宥而舍之非特教罷民亦所以勸州里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王而罪其長

肺氣之藏也凡人得志則喜失志則悲不得其平則鳴皆氣有以使之而實内托於肺者也故達窮民者謂之肺石朝士寘之於外朝九棘之右凡窮民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而告於上而罪其長然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欲窮民之速達且甚於遽令而此則三日而後聽何也為罪其長者設也罪其長而不遲之以待其辭之定則下瀆其上而上無以信於下矣非此族也速逆

以達何容心焉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治教與政皆布之而後斂者也而刑象之法為尤重布之而使斯民有遠罪之心斂之而使斯民無黷刑之心則聖人重刑尤有甚於治教與政也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盟約二事也約為之信書而已盟則歃牲焉大司寇
兼言之則宜兼掌其事今以盟書為重而不及乎約
以司約大史見之也大史於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
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司約於大約劑書於宗彝小
約劑書於丹圖若大亂則六官辟藏非不藏其貳於
六官也畧焉而已矣惟盟書則事大而體重大司寇
則職嚴而令肅弗信則人弗保也盟於神者其可已
乎弗敬則神弗福也涖其書者其可已乎於是登乎

天府而藏之與玉鎮大寶器同寳於萬世此書之正者也史掌官書以贊治司會則以攷治為職六官則治教政刑禮事之掌又以攷信焉皆受其貳而藏之以待其不信者質之是以公而任乎天者也豈約劑可以並言哉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斷之

太宰以典待邦國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

萬民之治太宰治官之長故以之待其治大司寇刑官之長故又以之聽其獄訟也

大祭祀奉大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

王氏詳說援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内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百官云者百執事也百姓云者王之族姓也族姓與祭則重於百執事矣故戒百官於庫門之

內而戒百姓於太廟之內正所以辨親疏也然祭之前期十日有誓有戒曰誓則重於戒也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小宰以法掌祭祀之戒具小宰言戒而不及誓則誓之重於戒也明矣夫祭莫重於齊齊莫重於誓戒誓百官者太宰也涖其誓者大司寇也夫豈以大司寇涖太宰者哉涖者百官之聽誓於太宰云爾賈氏以為大司寇不得涖太宰遂謂誓者餘小官也失之矣是賈氏有見於太宰而

無見於大祭祀也百官言誓而百族言戒則又知百族無與於執事有與於從祭此所以聽戒而不聽誓也或謂互文見義又失之矣

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

大司寇以刑官前王禮也尊天子之威儀一臣下之志慮而已納亨及祭尚其嚴也朝覲會同尚其肅也大喪尚其哀也此前王之禮所係為甚重然明水火之

奉與否者朝覲會同喪紀則以人道言之祭祀之禮則以神道言之各當於禮而已矣

大軍旅涖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軍旅之事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陰祀也刑陰類也以刑官之長而涖其戮重之也凡邦之大事蹕止行者乃其餘事不必親也使其屬而已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

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王朝有三燕朝在路門之内治朝在路門之外外朝在庫門之外致萬民而詢外朝之政也詢者咨於人者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謂致萬民而詢者卿士庶人咸在也以致萬民為主焉國危則謀安國遷則謀居國立則謀嗣三者國

之大事也其利害在君而不在民其可否在民而不在君於是而詢焉王南鄉以臨之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羣臣羣吏左右其事而已上言三公中言州長下言百姓則六鄉之官皆預也三公答王者也州長帥民者也百姓則謀之所自出者也三年賔興而衆賔在鄉老之後外朝之政而百姓在三公州長之後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得乎天子而為諸侯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於是可

見也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則又以王志為主而輔之以衆以衆謀為稽而弊之於王議其盡天下之心乎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

五刑者墨也劓也宫也剕也殺也以是聽獄訟則當求其罪之所麗得其所麗之罪未遽用法也特附于刑而已然人情之在天下固有隂慝隱惡出於法制

之外者亦有法理嚴密而中心實不然者此貴乎用情訊之也至於旬乃弊之則又遲之以久必欲得其情而後已與書言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同意讀書則用法者弊其罪則讀其服罪之書讀其服罪之書則用法而已何者以其法之當於情故也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貴貴親親之義也義見掌囚掌戮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

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在心為志感而為情發而為聲此以五聲聽獄訟而求民情宜也以辭為聲可也色氣耳目何以謂之聲大抵言者心之聲也凡人之不善雖欲揜蓋覆護於其外而其實不外乎此心形見之間是以心不直者其辭枝心不實者其色赧心不誠者其氣亂心不正者其耳多惑心不明者其目多耗聽是四者皆於其辭而察之非其辭之寓于色氣耳目也乃其心之不

容隱於言而形於色氣耳目也後世知是理者鮮矣獄訟滋繁何以得其情乎

以八辟麗邦瀍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賔之辟

君謂之辟制法者也制法而不制於法威福所自出故也作威則刑誅之作福則赦宥之刑誅赦宥為未定故八法在所可議者謂之辟所謂八辟者即大宰

八統是已曰親曰故曰賢曰能曰功曰貴曰勤曰賓是八者皆教化之所自出不幸而陷於罪戾則法有所不可加先王何以處之於邦法曰麗於刑罰曰附所謂附麗者非取必於法也以八辟議之而已是以八辟有大議而不私者君以義制者也庶民有常法而不議者臣以事守者也斯可以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矣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

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刺殺也不曰殺而曰刺者刺有探取之義蓋獄訟雖

成而聖人之心猶以為未安必探取乎民情以求至

當之理焉於是有三刺以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

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而聽民之所刺宥者

是以訊萬民為主也以訊萬民為主而必先之以羣

臣羣吏者是臣吏可以達天下之民情者也由是羣

臣皆曰可殺羣吏皆曰可殺勿聽萬民皆曰可殺見

可殺焉然後殺之群臣皆曰可宥勿聽羣吏皆曰可宥勿聽萬民皆曰可宥見可宥焉然後宥之此上服下服之刑所由以施也上服服刑之重者也下服服刑之輕者也宜殺而服上刑故謂之刺宜殺而服下刑斯謂之宥兹非以民情之中為獄訟之中乎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内史司會冡宰貳之以制國用

小司徒頒比法而登民數主乎民而言也小司寇於

大比而登民數主乎刑而言也蓋至於三年大比則民之登耗損益亦已多矣此小司寇所以登萬民之數所謂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亂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亂民之蕃育於是乎始此登民數所以必取乎生齒以上令攷下經司民之職曰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又曰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是司寇受其數於司民之官而於孟冬祀司民星之時乃獻其數于王而後

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刑官之致重於民數者如此不特刑官重之而已冡宰於刑官登民數之後又為之貳其數而制國用焉蓋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冡宰以三十年通制國用而大比之制國用實所以為三十年盈虛斂散之儲也內史於此貳之則以其所掌者會計之書司會於此貳之則以其所掌者會計之事二官畀而列於始冡宰尊而繼於後非以統百官之任而統其成者歟由

是觀之民之盛衰係乎刑故司寇登民數於地官大比之時財之豐耗出於民故冢宰制國用於刑官登民數之後數官聯事而合治皆所以重乎民者也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此皆所以貳大司寇也大司寇奉犬牲於大祭祀之時此則於小祭祀奉之大司寇於禋祀五帝則涖誓

戒及納亨前王此則為之實鑊水大司寇於朝覲會同前王此則大賓客前王而加之以辟大司寇於大軍旅涖戮此則於小師涖戮早者任其勞而不敢尸其大也若大司寇蹕邦事則通乎國邑此蹕國事則止於國中之事其師屬則一而已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此經言獻民數於孟冬祀司民之日而下經司民之

職亦曰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其說頗同疑所謂孟冬祀司民者即下經三年大比之孟冬祀司民也然下經司民之職言大比登民數者與此上經之說合而此經别出於上經大比登民數之後則知此所謂孟冬祀司民者每歲之孟冬而已蓋軒轅之角有大民小民之星每歲孟冬祀之當是時也司民雖書生齒以上而未之獻小司寇雖獻民數而未登于天府止以

為每歲圖國用之計所謂圖國用而進退之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此亦圖國用之意然王制歸之於冢宰而此經屬之於小司寇者小司寇因民數而進退之則謂之圖國用其聨事合治一也又至於三歲大比小司寇復於其孟冬祀司民之日取司民所獻之民數而獻之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冢宰復與内史司會貳之以制國用其先後之序如此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羣士者鄉士以下皆掌獄訟之士也然有未成之獄訟有已成之獄訟歲終所令則謂其成者計稽也弊斷也稽其一歲之獄幾何斷其訟之當否幾何其獄訟之已成而合乎法者謂之中羣士入之于小司冦小司冦登之于天府與天府之受治中同義重之也

正歲率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

事

此經與小宰之帥屬觀治象小司徒之帥屬觀教象同意然特憲禁令于王宫與六鄉四郊而已若司寇之職本以刑禁詰四方故宣布而憲于四方焉乃命其屬入會致事者王氏謂官以歲終入其書獨司寇以正歲入之所以謹其始非也乃者繼事之辭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以終歲期之至大宰受會之時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所以紀小司寇一職之終也

周官總義卷二十二

宋 易祓 撰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宫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鄭氏曰宫王宫官官府國城中也先後即左右之意

古者有五刑無五罰五罰自周穆王始而古所謂罰則刑之輕者也舜之象以典刑則常刑也以常刑為重故以五流之法宥之猶以為重焉又設為三等之輕刑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贖刑即後世所謂罰而其輕又居三等輕刑之下至周人設刑官之職初無五罰之法而司圜所謂罰人不虧財則知舜之贖刑即此所謂虧財者也輕亦甚矣考之士師則成王周公之心非特欲其無刑亦欲其無罰何其

仁也故左右刑罰則有五禁先後刑罰則有五戒凡以此而已聖人立法之意以謂禁者使之知所止故於禁言左右是欲左右輔之使之不至于刑罰也戒者使之知所守故于戒言先後是欲先後導之使之不至于刑罰也蓋禁所以防之徇以木鐸而縣其書于門閭則其所防為甚嚴戒所以儆之毋使罪麗于民則其所儆為甚切若是而斯民猶陷于刑罰者無有也後世人情日薄而抵冒滋衆穆王於是作五罰

之法以損五刑之舊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而穆王之三千以枚數之雖增于前然墨劓所增者各五百皆輕刑也宮所損者二百大辟所損者三百皆重刑也惟其禁戒不立而左右先後之無術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六鄉之内其居則有州黨族閭比之聯其民人則有什伍之聯皆合其聯以待征斂調發之事此鄉官之職也而士師又掌之者使之相安相受故耳蓋人之有罪過未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去之則不善者遠焉而後善者得以相安上罪期役以至下罪三月役任于州里者舍之則不善者反焉而後善者得以相受相安相受是與衆同欲也與衆同欲則與衆同惡也以是比追胥之事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是有利

存焉以施刑罰慶賞則賞一人而同所勸罰一人而同所戒是有義存焉此士師所以掌鄉而弼六鄉之教也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官中之政令即刑所行之政令也察獄訟之辭則刑官之屬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上其獄訟之不決者而致其辭于士師士師因其辭而察之以詔司寇

斷獄弊訟獄訟既富合于邦令士師則又以其邦令而致之于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上下聯事精察如此此獄訟之所以得其中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成定也八成言士則士之八成而已汋酌也謂刺探邦之機密以遺于外者賊毀則者也謂毀棄王略而潛為變者邦諜謂為敵國反間以亂我邦者犯邦令

謂故作狠傲以觸邦令者撟邦令謂輒為詐冒以擅邦令者為邦盜謂竊持邦柄以作威福者為邦朋謂朋淫匪人相比為惡者為邦誣謂妄作妖祥惑衆亂俗者八者罪所不貸聖人于是有一定之法故曰八成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凡言邦國則諸侯也單言邦單言國則天子也此經若邦凶荒則非為天子畿内而設何者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初不言移民通財而移民通財乃見

于大荒大札令邦國之後則移民通財諸侯之事也荒政無糾守而此則有糾守是責諸侯以守也荒政言緩刑而其後令邦國亦言緩刑是緩刑所以恤災凶民命所關天子諸侯之所同也若是則此經言邦者亦可以為諸侯之邦矣小行人曰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其救荒同而其單言國又同非諸侯而何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别約劑

以財獄訟謂獄訟而爭財者也正小宰八成所謂聽

稱責與買賣者是已故正之以傅別約劑之法傅謂地傅以爲之保別謂判書以爲之合約謂書其期約者劑謂爲之要書者四者皆稽之以爲決以此正獄訟則片言可折而爭心息矣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

宗廟社稷七祀皆有尸初不命刑官而此以刑官爲尸者特見于勝國之社或曰以其不靈于亡國而妖邪附之故威之以刑官非也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

陰氣也又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言亳社則勝國之社也亳社以陰為主而刑乃陰之類媒氏以男女之陰訟而聽之于勝國之社類也此祭勝國之社而刑官為之尸亦類也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自治朝而退居于内者謂之燕朝自燕朝而退居寢者謂之燕寢此出入所以謂之燕出入也士師前驅

而辟則王者燕間之際無一節之不謹車謂之道車者其意亦可推矣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凡刉珥則奉犬牲

祀五帝者謂五人帝之祀而士師言沃尸者何也致其潔而已方尸之入門也以盤匜盥水及王有獻尸之禮亦奉水以盥故皆言沃鑊水本小司寇所實士師則洎而增之凡此皆取其明清于用刑所以使之沃使之洎也

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諸侯為賓則有燕享之禮大喪則有廬舍之居帥其屬而蹕王宮所以肅朝廷之儀師而不從令是謂逆軍旅臨陳而不用命是謂犯師禁帥其屬而行其戮所以正軍旅之法凡此皆以刑官之士師任其職重其事也

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小司寇于正歲命其屬入會乃致事者入此歲終所正之要會也至于小司寇憲禁令于四方而此則憲禁令于國及郊野則亦貳與考之辨焉爾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

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于其罪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若

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六卿會其期若邦有大役聚

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古之典刑者謂之士故周人專設士師之職以統羣士羣士則各分其職以掌所治之刑獄若鄉士掌鄉之民數而曰掌國中遂士掌遂之民數而曰掌四郊縣士掌縣之民數而曰掌野鄭氏六鄉之獄在國中六遂之獄在四郊縣之獄在野蓋聖人謹于刑獄以其所掌者遠則察之欲其近非使之掌其地也或謂

國中亦鄉地四郊亦遂地縣亦野地此殆非周人設羣士之意　考載師任地之法有所謂國中之地近郊之地遠郊之地是指王城以至于六鄉之內外而言也有所謂甸地稍地縣地疆地是指六鄉內外以達于王畿而言也蓋王城謂之國中距王城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為公邑者亦謂之縣是鄉之獄近

于王城遂之獄近于鄉公邑之獄近于遂所居之地以近為主而所掌之民數則各從其職可知矣夫所謂民數者實地官司徒之任而亦掌之鄉士遂士縣士者非專掌民數也掌其夫家衆寡而以刑獄之法糾之戒之令之而已蓋聖人之于刑獄非得已而用之者分職降典而後折民惟刑相我受民而後能和其庶獄自上失其道而後曾子有民散之嘆放僻邪侈之陷于罪而後孟子有罔民之譏則夫戒之糾之

令之毋使罪麗于民聖人之本心也然鄉士言糾戒之而遂士縣士言糾其戒令者鄉治詳故不特糾之而又戒焉遂縣治略故遂士縣士無所戒或違遂縣吏之戒令則糾之而已聽其獄訟察其辭者獄訟以辭為主書曰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又曰察辭惟差非從惟從則察獄訟之辭者亦求以盡其情而已辨其獄訟謂訟有曲直而獄有輕重故辨之也異其死刑之罪者謂一死四刑其罪亦異故異之也

輕重旣審乃取其要辭而書其實然後以斷刑之職而聽斷于外朝王制云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冦大司冦聽之棘木之下正即羣士也棘木即外朝也蓋外朝之位羣臣羣士西面諸侯羣吏東面而三公北面州長衆庶在其後職聽于此則將以盡人之情焉然鄉士以一旬遂士以二旬縣士以三旬因其遠近而爲之久速致謹于刑獄也司冦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者蓋外朝之際羣士司刑皆在故司冦斷獄獘

訟于此是又欲盡羣士司刑之情也于是羣士司刑各麗其法以議獄訟則若司刑掌五刑之法而司刺又有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各為之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則具書謂之中者若書所謂咸中有慶小司寇所謂登中于天府蓋獄訟至于中則無不當焉士師于此受中則其刑當于罪一定不易然後叶日而行刑殺肆之三日所以懲衆也若欲免之則上之人非以私意免之也羣臣合于八議萬民合于三赦三

宥則又非斷獄訟者之職乃所以示一人之恩故于鄉之獄則王親會其期于遂之獄則王命三公會其期于縣之獄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是又以其遠近而為之差者也鄉士于祭祀喪紀軍旅賓客之大者遂士于邦之大事縣士于邦之大役皆掌其禁令而蹕者欲人之毋敢犯也三公卿大夫之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辟行人而使之知所避為邦事設也國也郊也縣也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又為師田設也大

司馬之大閲而斬其不用命者大師而比軍衆則誅後至皆犯命者也于是大司寇則為之涖大軍旅之戮小司寇則為之涖小軍旅之戮士師又有犯師禁者之戮然則戮其犯命者非師田而何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

令以時修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掌都家之獄訟者謂之都士家士獄訟成則告于方士方士掌都家亦以都家在王畿之四方故也都謂王子弟及公卿所食之采地家謂大夫所食之采地聽其獄訟之辭則聽都士家士所告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則又辨其一死四刑輕重之書三月而上獄訟于國以都家又逺于鄉遂及縣也言上于國

而不言聽于朝者蓋鄉士遂士縣士自以其職而列于九棘之下故曰職聽于朝方士掌都家不必職聽上獄訟于國而已至司寇受其成然後為之聽于朝于是羣士司刑亦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前所謂成則都家聽獄訟之成後所謂成則司寇羣士司刑聽議之成也書其刑殺之成則知其所犯之罪書其聽獄訟者則知其所聽之人先王欲其獄成而孚蓋如此也然不言協日刑殺與免之而會其

期者亦以鄉士遂士縣士互文推之耳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者方士以中士十有六人為之則四人而分主一方故也以時修其縣法者王畿之縣也縣師掌之以方士而修縣法則縣之法而已縣師掌邦國稍甸郊里之地域與其人民田萊夫家之數六畜車輦之稽以待國之作民所謂縣法者此也為之修其縣法則民之登耗多寡器之良窳備之吏之勤惰功過可得而討焉故于歳終則親

省而廵視之以行其誅賞然則方士之所言誅賞即縣師之所言廢置者也方士所掌止于都家故以誅賞言縣師所掌及于邦國稍甸郊里故以廢置言而必詔之于上也凡都家所上治則謂都士家士上所治之獄方士主之以上于國焉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以言逆人謂之訝訝士以逆賓客為職而曰掌四方

之獄訟者謂四方諸侯之獄訟亦以言而逆之也故曰諭罪刑于邦國上言四方而下言邦國則以邦國在四方故也謂之諭罪刑者以其議刑之法明其所坐之罪也四方之有治于士者謂疑獄未決先造于訝士訝士則達于士師以斷之亂獄有干名犯分之刑訝士則往而成之謂往而竟其獄也

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

則道之有治則贊之

邦有賓客與行人送逆之是行人以禮言訝士以刑言刑以肅其禮而已送逆謂其來與往也出入謂朝覲之時也掌訝曰若將有國賓客至則與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掌訝與訝士逆賓于疆而訝士與行人送逆不及疆至野而已掌訝與訝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訝士與行人入于國野則為前驅而辟客出

入訝士道之從者之出掌訝使人道之訝士掌訝皆中士八人而掌訝正以送逆賓客名官訝士刑官而與行人肅送逆之儀其詳略輕重如此

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大事謂王國征伐之事為之讀其誓命與五禁之法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而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者政所以正其法者也然而朝位不同者小司寇主于詢天下之政故其位止于公卿大夫庶民而已若朝士專掌外朝之法則諸侯以至羣士羣吏咸在焉欲肅其儀所以必建其法今觀外朝之法其位必有取于九棘三槐者何也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植三槐于前植九棘于左右初非有取于託物之義或者以三槐象三公之德九棘象羣臣諸侯之德是有見三公羣

臣諸侯而無見于天子外朝之法也蓋孤卿大夫則
待之以臣道故列其位于九棘之左公侯伯子男則
待之以賓道故列其位于九棘之右三公北面則以
答王爲義故列其位于三槐之前以至羣士羣吏州
長衆庶之徒皆所以斷庶民獄訟之中故亦各以位
序而列于後所謂外朝之法其嚴蓋如此然刑官于
此聽獄訟必待諸侯羣臣咸集而後爲之聽則外朝
之禮不常舉不幾于淹延乎是不然諸侯羣臣之並

列于位者外朝之法斷獄弊訟于九棘之下者外朝之位初不必諸侯羣臣之咸集而後聽之也不然小司冦言詢臣民而王位爲南鄉此不列王南鄉之位則知其不待外朝之時明矣

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庫門外朝之地臣民咸集所以左嘉石平罷民而使之有愧悔之心君尊甚近所以右肺石達窮民而使之無壅遏之患義見大司冦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王朝有三皆所以聽政而此經言外朝之政特詳于治朝燕朝者何也燕朝在路門之内治朝在路門之外又外而應門又外而雉門則有中門之禁焉以至尊所居儀衛嚴肅幾其出入不可踰越惟庫門在雉門之外而外朝又在庫門之外不特諸侯羣臣之咸在雖州長衆庶與夫窮民罷民之類皆得以羣至于左右前後之列其可忽乎當外朝聽政之時固有雜

遝于道路而莫知其所避者亦有差紊其行列而莫知其所嚮者朝士以鞭呼趨則呼朝者之趨于位也且爲之辟則使人避焉而正其位也位定然後爲之禁其慢朝者錯立者族談者尊君故也此外朝所建之法所以爲甚嚴若夫孟子所謂不歴位而言不踰階而相揖則三朝之禮一而已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古者建國面朝後市蓋市近于利而朝近義惟義可以正天下之利也況庫門外朝之地州長衆庶窮民罷民之類皆得以羣至于左右前後之列則夫得獲之法尤不可廢蓋人民有常業而或至于亡逸者貨賄六畜有常守而或至于遺失者於是乎有朝士之法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則委于聽獄訟之朝告于議獄訟之士而不敢私焉以待其人而反之不使人之見利而忘義也至于旬則亦既久矣物不可反亦

不可棄于是舉之大者入于公小者歸于庶民之私是又以上下輕重而制其義若司市言得貨賄六畜者三日而舉之與此經異者市民之所集其亡易得其求易速故三日而舉若外朝之所委則求者或遠亡不易得待之宜緩故必至于旬而後舉各當于義而已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凡士之治謂士之各以獄訟職聽於朝司寇聽之為之斷其獄獘其訟者也遠近不一而所治之事皆有期日防稽緩而已國中一旬謂鄉士也郊二旬謂遂士也野三旬謂縣士也都三月謂方士也邦國朞謂訝士也期內聽者固所以防稽緩之失期外不聽者乃所以革煩擾之弊是亦聖人息獄訟之一端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

小宰八成之法聽稱責以傅别别判書也人執其一書其所予之數凡責償則合之以為驗故為之聽其治凡民同貨財者謂二人同運貨財以分利令以國法行之則行之以門關司市之法犯令者刑罰則併舉其貨而罪止于犯令一人而已傅謂其人之有地著而書之以附其事者也凡以已財屬于人而使之責者有地傅則追證為不誣故為之聽其辭此小宰八成之法與夫門關司市之法而必書之于朝士者

謂其訟之至于外朝而未附于獄未麗于法非羣士

司刑之所議故朝士聽之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于士

殺之無罪

專殺固聖人之所禁凡盜賊結集徒黨已成軍伍而

害及鄉邑及家人者茍禁其殺則其勢將猖獗而不

可禦殺之無罪去天下之害也仇讎之報雖曰私復

然已書于士則罪狀明白國法所不貸茍禁其殺則

亦有負罪逃匿而幸免者殺之無罪除天下之惡也捨是則殺人者死乃萬世至公之法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凶荒札喪寇戎之故非小變也朝士為之慮刑貶者先事而思患之謂慮慮刑則慮其刑之所當釋而可以濟一時之宜者慮貶則慮其財之所當損而可以紓一時之急者皆所以逆制其變故云爾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

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祠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周人設司民之官以象司民之星與天府所言祭天之司民而獻民數者同義其所書生齒之數即大司徒人民之數小司徒夫家之數鄉師鄉大夫夫家衆寡之數一也其職不列于地官而列于秋官者何也

秋官以刑爲主歳以死生爲登下之數是使之敬吾刑以敬吾民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即小司寇所謂及大比登民數是已然小司寇又云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而此云大比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者蓋小司寇于每歳之祀司民則獻每歳之常數此則于大比之歳以民數詔司寇然後小司寇又于三歳之祠司民而獻三歳之大數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會冡宰貳之

則見其民數之不可忽此言貳之以贊王治而小司寇則言貳之以制國用者蓋財之豐耗出于民民之繁簡係乎刑小司寇既敬刑以為民之本故冡宰資之以制國用若司民専掌萬民之數故泛言贊王治而已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往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五刑非聖人之得已也論其法則墨輕于劓劓輕于宫宫輕于刖刖輕于殺至于殺則教之所不可存者借之以止殺而已然周官五刑各五百其屬為二千五百穆王之五刑則其屬三千又以五等而為其屬之重輕輕者屬多如墨劓之屬各千是已重者屬少如宫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而已周公之輕刑入重穆王之重刑入輕所謂世重世輕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同義然惟法惟察其審克之則以五刑詔刑罰

之意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則辨其罪之輕重之意是其刑雖以世為輕重而所以麗罪于刑者一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刺殺也不曰殺而曰刺者刺取人情之當否而後加以刑殺故有三刺之法其罪亦有加于五刑為重而出于五刑為輕者于是乎為之宥以寛之故又有三宥之法至于其情可矜而五刑疑于無罪則從而赦之故又有三赦之法兼掌此三者而獨以刺名官乃所以見先王之重于刑殺也此司刺之職所以掌此三者之目以賛司冦之聽獄訟所謂三刺者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小司冦所謂斷庶民

獄訟之中者是已然小司寇言刺而兼及于宥此言三刺三宥而復及于三赦則先王謹刑之意尤詳焉何謂三宥一曰不識若以甲為乙而殺之者也二曰過失若所伐他物而誤傷于人者也三曰遺忘若遺忘法禁之所在而偶有所犯者也何謂三赦一曰幼弱則幼而又弱所謂七年曰悼是也二曰老耄則老而又耄所謂八十九十曰耄是也三曰惷愚則惷而又愚所謂下愚不移者是也以此三法者贊司寇聽

獄訟則賛之以赦宥刑殺之未定者葢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于棘木之下然後小司寇以三刺斷之而施上服下服之刑司刺以三刺三宥三赦賛之而施上服下服之罪因法以議罪因罪以施刑上下相承所謂中者如此至此而言然後刑殺則先王不得已之意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

摯之約次之

司約之約劑自邦國以至萬民皆用焉然萬民謂之小約劑邦國謂之大約劑此言治神以至治摯凡六者則大約劑也而六者之中又有輕重存焉蓋宗廟有位山川有域有社稷之壝有五祀之次所以事神者不待約矣至于非其所祀而命之祀則書其所以命之者以為約若魯用郊禘之類是也分鄉以寓軍制邑以授農以旌節而辨遷徙以䓙逋逃為顯戮所

以容民者不待約矣至於非其所當有而分以授之則書其所以分之者以為約若分衛以殷民七族是也自百里至五百里以為諸侯之等自食者半至食者四之一以為分土之法所以列地者不待約矣至于非其所有而使取之則書其所以取之者以為約若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蒐之屬是也自王功以至事勞治力皆賦功之輕重以為賞銘于大常祭于大烝則所以著其功者不待約矣至于功之大而

報之異則書其所以異者以為約若虢仲虢叔勲在王室藏于盟府是也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密須之鼓闕鞏之甲則所以受彜奠器者不待約矣至於非所當用而頒之則書其所以頒者以為約若魯得用四代之器是也玉帛禽鳥之物榛栗棗脩之物以至工商庶人亦皆有名則所以為摯者不待約矣至于禮之可以合驗者異焉則書其所以為異者以為約若公孫黑使彊委禽之屬是也是六者皆邦國之大信王

業由之建焉後世子孫守其約而不可渝則治之宜不可緩即大以推小則萬民之約劑亦可知矣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大約劑者邦國之約也書于宗廟之六彝所以幽託于神也小約劑者萬民之約也書于彫器之有丹圖者所以明著于人也若有訟者則辟户而出其所藏

之約辟藏而云珥珥讀為衈即小祝衈兵裁之祭以約劑有訟乃兵裁之漸重之也不信者服墨刑謂其墨而不明也大亂謂僭約之邦六官辟藏明罪大也不信而至于殺則約劑之重也可知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

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

歃血以詔明神者盟也載者盟之辭也盟者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謂之載書以法行之謂之盟載之法盟而加之以約又謂之盟約之載其來尚矣呂刑曰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則盟約之事固已見于堯舜之世左氏傳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是盟約之書復見于成周之時穀

梁子以爲盟詛不及三王非也于是司盟之職有所謂邦國之盟約有所謂萬民之盟約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此邦國之盟約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萬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此萬民之盟約也凡此二者若有獄訟皆使之盟詛所謂盟者託神以結其信而使之知所敬所謂詛者託神以禍其不信而使之知所畏皆所以善人心而已凡盟

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旣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此雖禮文之末而皆至信之所由寓後世慢神于上誣人于下區區之牲血酒脯不足以勝背誕之俗此君子屢盟詩人以為長亂小國爭盟左氏知其必亡故春秋一書有書来盟有書同盟有書涖盟然信不由中盟無益也其與先王之盟約異矣

周官總義卷二十三

宋 易祓 撰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地官𠁽人已守金玉錫石之厲禁此復掌以職金者古者名山大澤遠不以封近不以朌于是為厲禁于

金玉錫石之地而卝人掌之為戒令于金玉錫石丹青之物而職金掌之所謂金錫者即禹貢惟金三品之類所謂玉石者即禹貢璆琳琅玕之類所謂丹青者即禹貢砮丹丹銀之類然民之所利者廣而上之所征者薄則必為之戒令焉于是職金掌其戒令而受其入征者受卝人之所入而已辨其物之媺惡則或貴或賤為不等辨其物之数量則或多或寡為可稽然後書楬而壐封之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則

以備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之用也入其玉石丹青于受藏之府則以備玉府金玉及良貨賄之藏也入其要則又以其數量録其要簿而入于大府也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即槀人所謂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者也是職金雖列于秋官而大府玉府則天官之屬攻金之工則冬官之屬以至司兵則夏官之屬丱人則地官之屬五官之職無非聯事而通治是知金玉錫石丹青之為用不一而其戒令詳矣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金版即掌次之皇邸先儒以為後版屏風以金飾之職金之所共也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令其為器械而已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隷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齓者皆不為奴

非其所有而取之者謂之盜因盜而肆害于人謂之賊先王之除盜賊除民害也故掌囚專守盜賊以待刑殺罪至于殺則棄人之刑也以殺爲不足司厲又掌盜賊之任器貨賄入于司兵以備公家之用又奴其父母妻子其男子入于罪隷女子入于舂人槀人則以充公之役此所謂無餘刑者而亦有不盡刑者有爵者從坐非尊貴也七十者從坐非敬老也未齓者從坐非慈幼也然則先王之于天下固有殺未足

以懲惡亦有不刑可以勸善此之謂矣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司寇奉犬牲而其屬犬人則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則共之于充人而入之于司寇也牷則謂其色之純者駹則謂其色之雜者伏則祖道之祭瘞則地示之祭二者用牷禮之重也幾祈也珥衈也沈以祭川辜以磔門四者用牷正也無則以駹代之亦可以也凡相

犬牵犬者屬焉掌其政治則田犬食犬之類不特祭祀之牲而已

司圜掌収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収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大司寇言罷民者二其一則民之有罪過未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其二則

民之害人者雖麗于法而未可加以刑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施職事則司圜所謂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者以明刑耻之則司圜所謂弗使冠飾而加明刑者然大司寇不言任舍而司圜則有一年二年三年之辨又有或殺或不齒之辨皆所以推行大司寇之法者也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五刑天下之正刑也其輕則有罰焉又其輕則寘之

圜土焉圜土而言聚教則非所以為刑罰也司刑之曰墨曰劓曰宫曰刖曰殺則凡言刑者虧其體者也此特恥之以明刑而已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則凡言罰者虧其財者也此則罰之以職事而已是二者雖曰刑罰而非刑罰之正乃所以正刑罰之正者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于王

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凡囚皆因而守之而掌囚獨先言守盜賊者以盜賊為重故也木其手曰拲木其項曰梏木其足曰桎三木皆具者重囚也次者桎梏輕者桎而已王之同族拲親也有爵者桎貴也以至與罪而徇之至于斷罪而後已焉及刑則告于王鄭氏所謂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是已奉而適朝

以王之有所赦宥焉赦之宥之王之仁也若不私其法而至于刑殺則庶姓及無爵者士加明梏以適市其同姓及有爵則奉而適甸師氏刑于隱也亦親與貴之辨耳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于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賊害人者諜反間者已得則言斬殺未得則言搏搏之議其罪而後刑殺也雖同謂之賊諜而罪有輕重故斬所以分其體殺特使其死而已殺其親者賊仁莫甚焉焚之則其體不存殺王之親者賊義孰甚焉辜之則其體不全甚其罪所以懲天下之大惡也凡殺人者及刑盜于市與夫罪之麗于灋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即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意也王之同族及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者即掌囚之所奉者而行刑殺

故也軍旅田役之斬殺刑戮雖各有所屬而亦司之於掌戮者惟天吏得以殺之惟王官得以掌之先王之謹於用刑故也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五刑殺為重其四則有生道焉刑餘之人茍失其所是雖不殺乃所以殺之也于是處之以事係之于公雖棄其身而不棄其能雖不全其體而未嘗不全其

養墨者黥其面無害於守禦故使之守王朝之門劓者截其鼻亦無害於守禦故使之守王畿之關宫則絶人道若寺人之類故使之守内刖則斷其足止可以牧禽獸故使之守囿惟王族無宫刑不翦其類髡之而罰於至隐之地故使之守積言守則其志專且精也言使則使之有道故也記禮者謂公家不畜刑人非也特不可近之而已矣

司隷掌五隷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

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國有祭祀賔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五隷之據所謂罪隷則中國之罪民而役於其隷者蠻夷閩貉之隷則以其賔服王國入而爲隷者其隷各以百二十人爲制而其羸不足則不可以制定辨其物則衣服兵器之屬掌其政令則搏盜賊役辱事之屬此皆所謂法也

掌師四翟之隷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

宫與野舍之厲禁

王宫即王朝之宫野舍即合諸侯於國門外之舍至尊所御皆有厲禁如後世閽人之法守之以四翟之隸宜也嘗觀閽人掌守王宫之中門之禁潛服賊器不入宫奇服怪民不入宫中門之禁如此則王宫野舍之厲禁尤不可緩然夫人皆可守也何取乎四翟之隸四隸不足恃也何至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

鄭氏謂其服為布與氊非奇服歟謂其兵為劒與弓

非賊器歟若夫狼子野心非我族類之人非怪民歟是不然經言四翟之民即南方之蠻東南之閩東方之夷東北之貉其服屬爲有素非西戎北狄比蓋周自文王之世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而東南先服王化遂基王業至周公攝政制禮作樂推原乎王業之始故南方曰象則有象胥以待蕃國之使東夷之樂曰韎則有韎師以薦宗廟之樂乃此四翟之隷而列于宿衛之次皆此意也其在王宮之宿衛則

宫正掌之其在野舍之宿衛則師氏掌之初何嫌乎哉

罪隷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徬其守王宫與其厲禁者如蠻隷之事

蠻隷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宫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宫在野外則守厲禁

閩隷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隷焉

夷隷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宫者與其守厲

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
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五隸皆隸也蠻夷閩貉之隸則賔服之民罪隸則没
入為奴之民其民不同其用亦異罪隸則任使令牽
傍之冗事四翟之隸則養之而已雖曰蠻隸掌役校
人養馬之類閩隸掌役畜養鳥之類夷隸掌役牧人
養牛馬之類貉隸掌役服不氏養獸之類皆因其俗

之所習而使之養之也然司隷帥四翟之隷守王宫與野舍之厲禁是止於四翟之隷也今罪隷亦言王宫與厲禁之守而閩隷反不言王宫與厲禁之守互文以見則其有守可知矣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

先王之治有刑必有禁知禁而自止則不至于罪知罪而自反則不至于刑此宣布而詰之有不容已者

於是正月之吉大司寇布刑之時布憲為之憲其刑禁執旌節則使其道路之無所壅宣布于四方則欲其四達于天下所謂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者葢當時六服承德四夷咸賓刑禁所施無此疆爾界之異凡聲教所暨即在所憲則其播告不匿者遠邇同而上下察也其言詰者是豈區區布令陳辭而已哉

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以合衆庶而言則主乎戎事也凡軍旅田獵天子親涖其事皆合衆庶之大者衆庶所集刑禁爲先惟以天子之號令行之則人知刑禁之爲不可犯太宰于大事戒百官則以王命行其戒布憲于大事合衆庶則以號令行其刑禁雖小大異用而所以聳動乎人心則一而已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斬殺戮者上之人所以懲惡也非下之人所得而自擅者也上所以懲惡故掌戮者司之下不得以自擅故禁殺戮者司之掌司斬殺戮謂不應斬殺戮而擅為之者應告其傷乃隱之而不告者應治其獄乃擁之而不治者應聽其訟乃遏之而不聽者察此四者以告于司寇而誅之則姦凶不得以侵善良勢力不得以抑窮弱矣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

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以刑教中則民不虣教官之事也刑官則禁之而已亂謂逆理而害治者暴謂恃強而虐物者力正謂脅衆從已以邪為正者以至撟曲誣罔以欺衆造作無根之言語以惑衆者此禁暴氏之所糾以告于司寇而誅之者也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愽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若有是五者之罪而害于風教之大者禁

之誅之宜矣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狥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前五者之禁為庶民設也此於聚衆庶則人情雜遝其暴尤甚故必戮其犯命者以徇奚謂女奴之為奚者隸謂男奴之為隸者旣以罪役則其暴為有素故必司牧其出入牧養也出入之際無不得所養或有犯禁從而戮之則非不教之誅是二者亦所以禁其

暴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㰌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轚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禁野之橫行者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詩曰于時廬旅又曰于豳斯館則館大而廬小也公

劉之所以基王業者在是故遺人之職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葢古者吉行五十里故賓客宿于五十里之候館師行三十里故軍旅宿于三十里之路室所謂十里有廬則野道之小室所以待行旅也野廬氏以廬名官則小者舉而大者可推矣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即遂人所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者是已此言四畿之道至此復言此國郊及野之道路自廬以至路室

侯館皆有宿息井樹之所野廬氏則廵而比之也若有賔客至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葢先王之時凡天下之涂地皆有人以為之守賔客至則令聚而擊柝所以待暴客也翺翔觀伺之人則誅之所以禦姦寇也昔子産稱晉文公之為盟主也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宫室諸侯賔至隷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此晉之所以霸諸侯若單襄公假道于陳而道茀不可行候不

在疆司空不視塗道無列樹國無寄寓野無施舍此所以知陳之將亡諸侯之事得失如此則王政可推也蓋賔客之至上以承王命下以修職貢茍道路不戒民有覬心則國政不行為害實大此掌訝令之于野廬氏而野廬氏則令之于守涂地之人所以安賔客者至矣凡道路之舟車轚互謂隘迫而相轚觸相差互者則序其先後貴賤老少往來而通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謂辟止行人而使之敬王

命若三公有邦事則鄉士為之辟六卿有邦事則遂士為之辟大夫有邦事則縣士為之辟此則止於有節者及凡有爵者而已以其在國野之道故也禁野之不由道而横行者與夫不由𨑨而徑踰者國有大事則比修除道路之怠慢者掌凡道禁則若修閭氏所謂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是也然修閭氏所禁者在國之道也野廬氏所禁者在野之道也若邦之大師則其事為甚重不特令埽道路而已凡

行止不時者不物者則必有姦人內賊及反間以刺探邦事故不特幾之又從而禁之

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

骨枯曰骼肉腐曰骴人獸皆同除而埋之不令暴露道涂仁政之所先者也故曰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

則齋戒以盡其禮大師大賔客則嚴肅以敬其事令州里郊野除不蠲禁刑者與夫任人及凶服者則不止觝而已若有死于道路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待其識而取之也掌凡邦之觝禁則仁民愛物之心著矣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掌溝瀆澮池之禁而名官以雍氏者禁其凡害於國

稼者而已葢溝瀆澮池之利行者不可以擅塞止者不可以擅行非所當行而行非所當止而止皆足以害國稼此所以有雍氏之禁然溝瀆之利無時或廢而田鼠田獸之害有時而或息故春令為阱擭去其害國稼者而後通溝瀆之利秋不言塞溝瀆而專言塞阱杜擭凡以遂物之性而已若夫即獸之所居而為阱以取之即魚之所聚而沈藥以毒之雖足以得魚獸而其不仁甚矣故從而禁之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萍浮於水而不溺於水此萍氏所以掌禁也蓋水雖利於涉而亦害於游狎而玩之蹈而死者多矣惟酒亦然古人豢豕以為酒非以為禍也酒之流則禍生焉幾酒則微察其不節者謹酒則謹制其無度者又為之禁川游者則知溺水酣酒之禍一而已矣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此謂施於國中者日出而作羣動皆起日入而息羣動皆止掌夜時以星分夜亦人事作息之節而於國中則尤所當急也蓋國中則有啟閉之候國事則有朝夕之禮以星分夜則星見於夜星沒於晝朝夕啟閉於是乎在以是詔夜守之士嚴夜禁之濅則有晨侵于夜而行者暮侵於宵而行者或夜游不止皆姦偽之所集故皆禁之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

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

掌明水明火而其官謂之司烜者取大易所謂日以烜之之義蓋萬物形成於地精成於天月遡日之光其本皆出於日之故也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於月者日陽之精月陰之精也離為日為火為電者火之氣也坎為月為水為雲者水之氣也水火以氣而升降日月之精薄之則夫遂可以召陽而為火鑒可以召陰而為水所以謂之明水火言取于日

月而非人力之所能致明之至也明齍用明水以滌粢盛也明燭用明火以照俎豆也明水則以配玄酒也夫陰陽之氣降而在物者無所不備而致其潔之至者明水火而已故以司烜共之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軍旅修火禁

司烜之職以火為義故因命之以掌火事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墳燭大燭也設于門外庭燎則設於

門內之庭中天子百之諸侯有差焉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國中之事而已宫正則春秋以木鐸修火禁乃宫中之事宫中之事詳于國此所以為內外之辨軍旅修火禁則大衆所集在所警戒雖非時亦禁之也

邦若屋誅則為明竁焉

屋誅者王氏謂舉家受誅忍哉戰國參夷之誅止及親屬而不及臣妾孰謂先王而行此不仁之政葢謂

王族及有爵者不加明刑而罄于甸師氏謂甸師誅之於屋非刑於市者然先王貴貴親親之義雖不明其刑而未嘗不明於竄竄謂壙埋之地楬其罪於竄上而屬於司烜氏以明為義故爾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狼之為物貪很而弗率凡世之弗率於教化者如狼貪很然先王設官以治之使之整整而有條故曰條

狼氏葢王與諸侯之出入在道路宜致其肅鞭所以指麾左右執鞭以趨則使人之知所畏趨而後辟則辟止行者使人之知所避與朝士所謂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者同義然朝士所主者外朝之事此所主者王與諸侯出入道路之事所主不同而已王出入則八人夾道自公而下皆降殺以兩故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此固尊卑之辨然諸侯得與王同用條狼氏以辟止行者即孟子所謂君子平其政行

辟人者也條狼氏之義如此

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士師之五戒一曰誓用之於軍旅此所以有軍旅之誓條狼氏執鞭以趨於前與上經之執鞭以趨辟者不同上經執鞭以趨辟者重主威也此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者重軍事也葢軍中之羣吏犯難赴敵於

是乎在則其聽誓於陳前者不得不嚴其告戒之旨車莫先於僕右謂其右於戎車者皆勇力之士或不用命則勇力無所施此晉合諸侯而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爲之戮其僕正爲是也故誓僕右曰殺然車尤聽命於其馭馭者驅馳不及則車之進退無所用其力此晉使張骼趙躒救鄭近禁師其馭不告而馳之幾以不免是馭之能危之也故誓馭曰車轘以至大夫大師大史小史皆有誓且史掌禮師掌樂初何

關乎軍旅記謂刑不上大夫則大夫何與乎軍旅之灋王氏新傳於此數者皆以為誓其屬然經無誓屬之明文鄭氏謂出軍及祭祀之時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師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者曽不知皆誓之於軍旅者也今攷大師職曰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是軍旅有取於大師之職也大史職曰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是軍旅有取于大史之職也小史職曰大軍旅佐大史是軍旅有取於小史之職

也然師史右馭敎職亦以大夫為之按戎僕中大夫
戎右亦中大夫大師下大夫大史亦下大夫六誓之
中惟小史為中士其五者皆職名而其大夫獨以官
名則知非右馭師史之為大夫者是必大夫之銜命
以官不以職者也何以知之以經文敢不關而知之
蓋大夫受命出疆事得專行不必關白於君若御命
於軍中則非出疆之比關白而後往則無專輒敗慮
之事故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

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以其用灋次序而論則墨輕於鞭三百鞭三百輕於鞭五百鞭亦輕於殺所謂殺者寘之於死而已若轘則以車裂之不止於殺焉所以為輕重不同何也車之進退主於馭馭不職則敗國事此其罪之所以為最重僕掌侍衛之事右掌擊刺之事大史掌占驗之事一或不職皆足以悞軍事此其罪之所以為重至於大夫銜命而失其職其罪次之大師聽軍聲而失其職其罪又次之小史官

畢而聽不專其失職又次之輕重不同各有攸當使羣吏之聽誓者各以其職而共王命此軍旅之所以無不勝也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㰛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惟執節者不幾

里門謂之閭以二十五家之閭同門而入所以扞制內外先王設官以修治其事故名之曰修閭氏其職

則比國中之事而已比謂檢柅夜士之守宿者互謂
行馬以斷夜行者㯓謂擊柝以守其閭者國粥謂行
粥於國中之市者修閭氏於此從而比之或有盜賊
之追胥則又比其所獲之多寡而為之賞罰以至不
由梁而徑踰者以兵革趨行於道者與馳騁於國中
者皆非國中之所宜有若是者或至於容姦故皆禁
之若邦有故則又以防非常令民各守其閭而互之
唯執節者不幾則又深辨乎往來緩急之所在國中

之禁其嚴如此

冥氏掌設弧張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説禬之以嘉草攻之凡敺蠱則令之比之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此四者之物皆足以害人然有形可求則先王以力

勝之故設弧張靈鼓以待之而猛獸無所逞其威用攻說嘉草以治之而毒蠱無所肆其毒以至攻鷙獸則火其所食之物以誘其出攻猛鳥則各以其物之媒以誘其下此所以去其物之害人者也或獻其珍異皮革羽翮之類則又有國之利存焉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剥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除木曰柞故設官謂之柞氏然木生於山而曰及林麓者林則積木者也麓則山之足也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剥陰木而水之者何輪人之職曰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菜稹理而堅則如梟栢之類疏理而菜則如榆柳之類夏日至而刊陽木又從而火之則木之稹理而堅者不勝其陽且死而不肆矣冬日至而剥陰木又從而水之則木之疏理而菜者不勝其陰且

死而不肆矣若欲其化者謂時以種穀也變其水火者謂火陽木於夏至秋則復以水漬之水陰木於冬至春則復以火焚之使其蘖蕩於陰陽相沴之氣則木可化為土而地利和美斯可以為稼穡之利然山虞言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與此異者蓋山虞為制器取材者設柞氏為殺木以治田者設也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

草之政令

薙草曰薙故設官謂之薙氏傳所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而藴崇之是已此殺草之灋也春始生而萌之者謂春陽之盛而生氣始達則不可使之不生故萌之而弗治焉夏日至而夷之則陽極而陰始生生氣欝矣於是乎可夷秋繩而芟之繩孕也則夷而又孕於是乎可芟冬日至而耜之則用耒金以深殄之若欲其化則以水火變之者以火燒其所芟夷之本末

又從而加之以水則其制於陰陽相沴之氣而草化為土矣此賈氏謂薙氏所掌治地從春至冬亦一年之事後年乃可種不特治田而已凡殺草之政令皆然

哲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烟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

之
上經四官言四物之害則有形可求者也故以力勝
之此六官言六物之害則無形可求者也故以智勝
之夫六物至微各設一官以去其害殆類不憚煩者
蓋萬乘所至或在宮闈或在苑囿或齋宿於郊廟之
內或臨御於朝廷之上一物不去則護衛至尊為有
闕此所以專設六職以除妖怪隱伏之物令翦氏
以莽草熏器用之蠹赤犮氏以蜃灰而灑牆屋之毒

蟈氏以牡蘜之灰與其煙以去其鼃黽之聒固可信也若夫壺涿氏以炮土焚石而除水蟲又以牡橭午貫象齒以殺其神硩蔟氏書歲月日辰之號以覆夭鳥之巢庭氏又以大陰救日之弓與救月之枉矢以射其神果何取耶聖人精察乎萬物之理必能通乎變化之道後世巫家猶有禳厭之術醫家猶有攻治之法獨可以是而疑周官乎

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

銜枚氏掌司囂令禁無囂

枚禁𨇾呼嘆嗚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𨇾聲之微而衆者祭祀禁而無𨇾而已若軍旅田役則人情雜遝非法之所能禁直使之銜枚枚以竹爲之而銜於口所以止言語尚肅也至於聲大急曰𨇾聲高而緩曰呼聲悲而嗟曰歎聲悲而傷曰嗚聲過於樂曰歌聲過於哀曰哭若是者皆非國中之所宜有故皆禁之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

王之齒杖

杖所以策也咸所以威杖也必掌之以伊耆氏蓋古者伊耆氏始爲蜡祭以息老物而杖則老者倚之以爲息此共王設官之意大祭祀尚敬也雖老者亦弗杖故爲之共其杖咸軍旅之事尚威也馭衆必以杖故爲之授有爵者杖若夫共王之齒杖則八十杖於朝惟君賜而後用之伊耆氏共之正其職也